

跨越三大洲版图的精彩角逐 超越寻常人想象的传奇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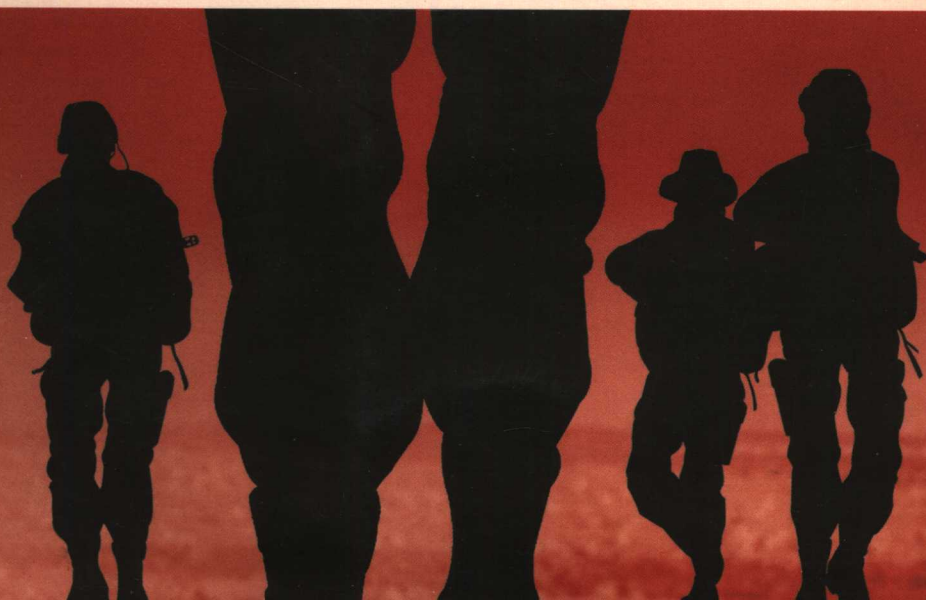


WHO'S THE QUARRY

群众出版社 白海军◎著

谁是猎物

——雇佣兵日记



群众出版社

——
雇佣兵日记

谁是猎物

白海军◎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是猎物：雇佣兵日记 / 白海军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14-3866-2

I. 谁… II. 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6836 号

谁是猎物——雇佣兵日记

著 者：白海军
策 划：王志祯
责任编辑：张 曙 筱 谢
封面设计：视觉未来 / 刘小武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52173000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ubs.com
信 箱：qzs@qzu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216 千字
印 张：21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4-3866-2 / I·1610
印 数：0001—8000 册
定 价：29.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运用纪实笔法书写，真实反映现代雇佣兵另类生活的小说。赴俄留学的北焜因为心爱的女友被强奸，愤怒之下杀死俄罗斯毒贩，从此走上凶险与不测相伴的雇佣兵之路。这是一条充满血腥、阴谋和罪恶的漫漫不归路，其中不乏权力、横财和美色的引诱——从欧洲苍茫大陆到非洲原始部落，再到美洲海滨孤岛，疯狂追逐之中主人公本性的游离注定了故事悲剧而富有传奇性的结局。随着地位的转变，他的私欲也在一天天膨胀，在如刀锋噬血般的激烈角逐中，谁能笑到最后？谁才是最后的猎物？悬念阅读后揭晓。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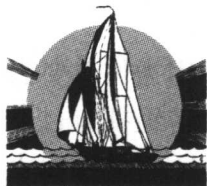
举杯苍茫入目
看醉草原深处
一笑三十六
不知朔雪问路
漫步
漫步
忽起一剑金落

白海军 蒙古族，1971年生于内蒙古海拉尔市，自由撰稿人。

著有《2049，相信中国》（先后在中华读书网、搜狐读书频道连载）《十二女皇》等作品。

所谓雇佣兵，一半是军人，一半是魔鬼。





引子

人总是一个动物，绝对不是理智的，更不是无私的；人总是处于贪婪、饥渴之中，时刻拥有各种掠夺欲望，只是我们的同类对自己太熟悉了，而又过于陌生……因此，我们制定各种法律和道德来完善我们的游戏规则。然而，当这种游戏使世界变得如此繁荣的时候，游戏本身却丝毫没有改变，仍然需要有人不断地破坏游戏规则。当然，这需要付出代价，战争、鲜血、屠杀、令人作呕的暴戾，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的，他们都是源自种种阴谋，而法律从来无法阻止阴谋，因为它根植于我们的基因中，我们永远无法逾越自身，因此我们只好不断翻越法律的樊篱。

我，北焯，出生自中国内蒙古海拉尔，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我为我的生活而沾沾自喜，因为我获得了一个去一家国际联合实验室工作的机会，我本来可以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可以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世界里安稳、自由、无忧无虑地生活，但，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一个圆——当你处在某个尖端的时候，你本来可以拥有大部分人无法想象的优越地位，但你很快就会发现原来你的隔壁就是阴谋的策源地，这个社会的文明前沿与社会最阴暗的一面竟然只有一墙之隔，而你与罪恶实际上也只是一步之遥，当一阵风吹灭蜡烛的时候，噩梦就开始了——我竟然无意间卷入一场毒品贩子、黑手党与高科技产品争夺战的阴谋中，从此开始了另类生活。

曾经懊悔、恐惧，曾经愤怒、狂暴，曾经自哀自怜、怨天尤人，但终于有一天我发誓要索回一切，因为如果当你有机会站在悬崖边上绝望无助、而又万幸地走回来时，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那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已变得多么冷酷。

我喜欢记日记，这是个好习惯，也是个坏习惯，因为你总要去翻看这些日记，它会时常提醒你别忘了忏悔，因为你曾经拥有过无数罪恶。为此，我将这些残缺不全的日记——有些日记毁于战火了，提供给出版商，让他们提醒一下都市里的人们，这个绚丽阳光下的世界里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角落，那些真实的、终究无法掩饰的、残酷肮脏的角落和我们同处在一片蓝天下。这些日记时常会让我感到窒息，因为战火时常熏昏一个人，十余年的经历也让人困苦不堪。

曾经有人责问我：“你还是个人吗？看看你，沾满鲜血的手、充满欲望的心灵、时刻准备逃跑的脚、冷汗不断的后背，除了一身昂贵的衣冠，你还是个什么东西？”

我无言以对，只能在日记本上黯然写道：

我这个东西么，怎么说呢？

我的自尊早就被一点点鄙视没有了；

我的责任心也被一点点欺骗光了；

我的自爱也被硝烟炮火战场上吸血鬼一样的人群吞噬没有了；

于是我也只好把最后一点爱心喂狗了；

最后么——

当我已经一无所有的时候，我还需为谁落泪呢？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被俘	(1)
昨天	(1)
大尉的交易	(3)
第二章 半年前	(17)
逃亡	(17)
联邦军歌	(29)
第三章 一年前	(42)
爱与恐惧	(42)
蓝狐酒吧	(51)
第四章 血色的浪漫	(67)
校园毒品	(67)
愤怒	(77)
第五章 “跳下！”	(89)



第六章 邂逅	(98)
亵渎和拯救	(98)
爱之乱	(107)
第七章 逃出峡谷	(122)
阴谋下的亡魂	(122)
亡命峡谷	(132)
第八章 重新生活	(150)
布达岛	(150)
伦敦的雾	(166)
第九章 非洲丛林	(178)
艾达	(178)
短暂的法国生活	(186)
非洲狂人的总统选举	(204)
第十章 血腥钻石	(215)
卢旺达阴影	(215)
丛林选择	(222)
太平洋岛国	(232)
第十一章 蛇神之舞	(240)
小丑的舞台	(240)
24 人阵亡	(247)
第十二章 加勒比海	(265)
私人训练营	(265)
西森林海事救援公司	(273)

第十三章 谁是魔鬼	(284)
老板,去死吧!	(284)
老板,嫁给我吧!	(299)
蓝调	(306)
非洲之花	(308)
第十四章 最后的盛宴	(312)
后记	(329)



第一章



被 俘

昨 天

“我们是这样一群人，活得快、死得早，留下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 4月1日，1994年。”

鬼寂的山谷。

一截小肠就那么赤裸着一直随着枯枝轻轻摇摆，血迹浸染了其中一片焦黄的叶子。

那是辛格的小肠，他的尸体就仰面躺在不远处的乱石上，腹腔就像被掏空了的鱼腹，尤其是眼睛，惨白、无光，但一直在诉说。

“上面有人！”一声恐惧而凄厉的惨叫。

“轰！”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紧接着惊醒了还在回忆和梦魇中徘徊的我，昨日的大学校园已经变成了现在的山区战场，没有了花香，只有满天的血雾。



突然，一条被炸飞的手臂打在我脸上，鲜血立刻顺着我的半边脸流淌下来。这是一枚迫击炮弹，就是从旁边那座小山上发射过来的。昨天，那些叛匪已经转移到了小山上，他们发现了我们这些没有撤退的联邦士兵，于是立刻架起迫击炮朝这里轰击。从那个小山上能把这边阵地上的一切看得一清二楚，好在这些从格罗地区撤退的叛匪们一时运不来很多山地炮，从爆炸来看，只有4门迫击炮。

但这已经足够了——第一发炮弹就在阵地正中央爆炸，发射角度和标码都相当准确，那些老练的家伙们根本不需要试射校对，维加和另一名士兵立刻丧命，另外还有两名士兵被炸伤。紧接着，一阵由密集的炮弹不断掀起的气浪让整个阵地所有的东西都在被撕扯着。

阵地立刻一片慌乱，第一缕阳光下我们就这么成了靶子！他们可以轻松地一枚枚炮弹送到我们的头顶，而我们的冲锋枪却对他们构不成任何威胁，他们高高在上，如同死神站在山巅嘲笑，而我们就像是满地乱窜的老鼠，只等着他们的榔头劈头盖脸地砸下来。

“看！山下来了一个车队！”

“是谁的车队？我们的援兵还是他们的人？”就在副排长刚刚举起望远镜的时候，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头颅，子弹从右侧眼角射进，没有穿出来，他的头颅在子弹击中的片刻猛地向左侧大角度摆过去，再没有摆回来，而是带着身体一头栽倒在地，脸部撞击到岩石上，没有任何反应。

这又引起一阵惊慌，刚才的混乱变得更加令人担忧，我们已经连续损失了14名战友——他们大多是刚刚上战场的新兵，整个阵地到处都是尸体碎块，脚下的土地没有几处不是掺合了凝固血块的泥土。

远处的道路上已经能看到装甲车队正在以战斗准备队形向这里开进，卷起的尘土遮蔽了美丽的晨曦。

“到底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是来杀死我们的？”

没有人去问，但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盯着那支车队——如果没有它，我们已经是待宰羔羊——它突然出现在美丽的晨光中，要么是来碾碎我们的，要么是来拯救我们的。

我们的痛苦已经无以复加，阵地上除了尸体碎块就是伤残的士兵，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能作战，弹药、指挥、通信……不是告罄就是中断，谁也不知道能否幸运地躲过这一劫。从回忆到现实，只有短短的一瞬，而这一瞬的转变足以令人痛苦万分。回忆此时已经被新的恐惧代替，而这种回忆更加苦涩在于它能让现实的痛苦加倍，因为没有几个人能承受得住从天堂到地狱的落差。而我敢保证，现在炮击我们的那些大胡子们永远不会像我这样拥有埋藏于内心的痛，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是在战争中长大，颠沛流离直到死亡。

大尉的交易

“在古罗马阐述法律精神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每一国的人民，一方面要遵守自身特有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习俗，一方面要遵守全人类共同的法律。’当然，这句话的原意是盖尤斯用来解释每一国的民法和各个国家都要遵守的列国通法。但实际上我们不妨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每一个人，一方面要遵守各种社会制度下的法律，一方面要遵守人的天性。当社会制度适合人性的时候，这个社会是美好的，人是善良的；相反，当人性与社会每天总是在冲突中度过的时候，人们往往也就只好顺其自然而选择其一了。 4月13日，1994年。”

在第一次山地战争中联邦军队已经将哈达尔耶夫的人驱逐出了山峦的大部分地区，这迫使哈达尔耶夫不得不进入南部山区。这时，叛匪大多数是几个人、十余人的小股活动，几十人的联合行动

比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行将消亡，相反，他们有时候会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实力——那是因为，他们能源源不断地得到支援，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雇佣兵和来自很多地方的武器，另外还有一些大国的隐秘支持。而最令人敬畏的是，他们从来不曾屈服。

又是一个晴朗的夜晚——无风，没有枪炮声的山谷一时间仿佛是一座世外桃源，风景秀美。只是空气中隐约可以嗅到的硝烟味还在提醒着我们，这是战场，而不是游览胜地。

“听着，你们这些家伙，”大尉帕特立克·科科洛夫突然出现在营房，“第二小队跟我来！”大尉粗野的声音像是一头嚎叫的公狼。

“该死！他半夜出现在营房门口总没好事。”士兵们咒骂着，但不得不赶紧起床。

我和其他 24 名士兵来到任务室。灯火通明的房间里站着一位身材魁梧的高个子，是维奇申科上校，他鹰一样的眼睛傲慢地扫视着眼前这些新兵——我不经意间注意到，来的人除了几个老兵外，大部分都是新兵。

“有一项紧急任务。”大尉说着打开一张地图，简单说明了任务，其实就是把两车的物资运往位于格罗兹尼南部的一个高地。

“雅茨克、北焯、斯特伦、彼奇、马库……出列！你们是第一组，负责左翼和前面……”大尉开始作具体的护送战术部署。

“你，什么问题？”布署完后，大尉回头看到了举手的雅茨克。

“没有装甲车和坦克与我们一起行动吗？”老兵雅茨克好像觉得他们的力量太单薄了，这么个夜晚，在山区走这么长的路，竟然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一起行动。如果不巧遇到车臣的伏击，我们很可能就全军覆没了。

“大部分路段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不必担心，你这胆小鬼！”大尉叫道。

“您和我们一起去吗？”另一个老兵斯特伦问道。

“对，我要照看你们这群不会走路的鸭子！”



“我们很高兴！保姆同志！”

“我会照顾好你们这些雏鸡的。去吧，去领装备，20分钟后出发！记住，管好你们的嘴巴！”大尉最后命令道，任何任务都要严禁外泄，这是新兵必须记住的常识之一。

当然，还是有一辆 BTR - 90 装甲车同行的，但那里面坐的是大尉和他的几名亲信。

整个车队跟着这辆 BTR - 90 装甲车，中间两辆是装载着物资的卡车，没人知道帆布下面罩着什么东西。其他护送士兵坐在后面两辆车中。我们只携带了轻武器，没有任何重装备，连手榴弹每人都只发了一颗，相对于其他战斗而言，这看起来只是一次任务轻松的山地旅行。

“嘿，斯特伦，你的脸色不太好，在想你的婊子吗？”马库看着对面的意大利佬说道，他们总是喜欢把他叫做西西里皮带。

“不是，在想他的父亲究竟是谁！”彼奇嬉皮笑脸地说。

“不不不，他在想，‘该死的新西伯利亚猪猡，打扰了我的好梦！’”另一个光头老兄大声说道，我们习惯把大尉称作新西伯利亚猪猡，因为他来自新西伯利亚。

“呃啊，我的美梦！我的美女！”雅茨克也叫道，差不多每一个新兵一来到军营就很快学会了手淫，这样很容易解决没有女人的问题。

“你怎么不说话？”众人最后的眼光还是落在斯特伦身上，他似乎对众人的种种挑衅丝毫不在乎，老兵们对这些陈词滥调的下流话早已习以为常。

“你们不觉得我们这次任务不太对劲吗？”斯特伦稍稍看了看大家，证实了车上都是一个营房的，没有大尉的人。

“什么？”

“你们不记得了吗？两个月前，猪猡也执行过一次相似的任务，也是半夜，结果只回来了两辆装甲车，所有的人都死了，除了

大尉！”原来斯特伦一直在猜疑大尉。

自从来到山区，差不多每天都有战斗任务，有时候会在山里待上好几个星期，谁也很难记得那么多。

“没什么吧，天天都有人完蛋！”马库叫道，他也是老兵，但从来没发觉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我记得那次任务，送命的人是多了点，但有什么疑点吗？”彼奇想了想问道。

“我也不知道疑点在哪儿！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斯特伦摊开两手说。

“你这狗屎，大尉搞了你的女人吗？”大家平时对大尉还是相当尊重的，当然其中大部分是源于害怕。毕竟这个家伙曾经在阿富汗战场干得挺漂亮，身上到处都是伤疤，但幸运女神好像总是眷顾着他，让他一直活到了现在。这让整个连队都相信，跟着他总会保住一条命，他就是身边的幸运之神。而且，这个新西伯利亚猪猡的战术水平也的确令人钦佩，每一次作战任务总是布置得很周密——自然，再周密的布置也挽救不了必然的死亡，他不是将军，只是一个大尉，一个低级军官而已，他只能在上级下达的糟糕任务中尽力减少伤亡。

“这实在没什么，就是上周，我们也差点死在那个该死的村子里。”尽管我们还是新兵，但毕竟已经经历了几个月战场的考验，至少没人再尿裤子了。上周，我们刚刚袭击了附近的一个村庄，情报上说那里有整整一个坦克连，实际上却是一个陷阱，屋顶上、断壁后、石头缝里到处都是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射出的子弹。“我们的电台第一个被干掉，炸得连个螺丝都找不到。炮兵对着没人的石头一通乱轰，好不容易等到苏-24来，飞行员竟然对着我们的阵地发射导弹，让该死的大胡子们看笑话！要不是大尉带着我们巧妙转移阵地，我们早就看不到今晚的星星了！”说起这桩往事，的确令人痛心，在这场战争中，不少联邦士兵实际上是死在自己的航空炸弹之下的。